

鄭因百師的詞學

林 玫 儀*

在本所第二期《通訊》中，我曾寫了一篇〈我所認識的鄭因百老師〉，介紹因百師的道德文章，該文以介紹鄭師已出版的著作為主，故有關詞學方面涉及較少。當時就曾想到，老師是著名的詩、詞、曲學家，其中詩學與戲曲方面的造詣與貢獻，由於著作甚豐，可以有目共睹，但是老師在詞學方面的成就，卻是以另一種面目出現的，日後當必再撰一文，予以介紹。詎知第三期《通訊》尚未編排，老師已歸道山，而這篇介紹老師詞學的文字，竟以紀念專文的方式出現，實非始料所及。猶記得前文送交排印，我去探望老師，說起此事，老師當時雖已坐輪椅，精神卻很好，還笑著說：「別把我寫得太好了。」音容笑貌，分明歷歷在眼，如何卻已人天永隔！一念及此，那筆頭竟變成千斤重了。

因百師是當代的文史耆宿，著作等身，但是在老師已出版的三十多種重要作品之中，詞學方面，除《辛稼軒先生年譜》、《辛稼軒詞編年校注》兩部專著以及《景午叢編》中二十餘篇論文以外，就只有《詞選》、《續詞選》兩部選集。這些作品，數量雖不算少，而且都是經典之作，但若從老師全部著作的分量上說，則遠不如詩學與曲學；然而老師近二十年所講授的課程，卻大部分與詞學有關，像「蘇辛詞」、「柳周詞」、「東坡詞」、「清詞選」以及「詞曲專題討論」、「詞史與詞律」等，由此不難看出老師在課堂上是由點及面，由作品而理論，把他一生涵泳詞學的心得傳授學生。因此要了解因百師在詞學上的貢獻，必須結合著述與授課兩方面來看。

根據個人的體會，因百師研治詞學，最大的特色有三點：

*林玫儀先生，本所研究員。

第一，是理論與作品並重。由上列課程以及《景午叢編》中所收詞學論文中，均可明顯地看出這種作風。非但研究歷代詞家、詞作、詞論時如此，在創作方面亦然。老師的詞作，收在《清畫堂詩集》中的就有六十四首，此外又有《讀詞絕句三十首》，換句話說，他不但研究詞家的作品，評鑒古人的詞論，同時也是詞人及詞論家，是以深知個中三昧。因此，他論詞及評詞時，便能有高超脫俗的見解。

第二，他十分注重結合周邊資料來作研究。一般人往往將詞視為怡情適性的小品，讀詞多半偏重於吟詠賞析，即使作較為專門的研究，也往往只針對個別詞人或某類作品，大抵不免偏狹。因百師卻一再強調，詞作的賞析像花朵，周邊的學識卻是根莖泥土，不能捨根莖泥土而求花朵的盛開，因此在作品之外，作家的生平、思想，時代的背景，乃至作品的版本等，都應在探討之列。因百師熟知史實，更能將職官、年代、制度等方面的資料，靈活運用，自能有其不同的著眼點。例如他研究辛稼軒，除了為全集作校注、為稼軒作年譜屬於全面性的研究外，〈辛稼軒與韓侂胄〉一文，是藉著二人關係的探討，以了解稼軒的政治背景，〈辛稼軒與陶淵明〉是透過辛詞中引用陶詩之處，以進一步探討稼軒的心境，〈辛稼軒的一首菩薩蠻〉則是藉助史料以破除舊說之非；而〈蘇東坡的先世及其親屬〉、〈東坡的乳母與蘇子由的保母〉二文，則是透過探討東坡的家庭生活以作為研究其生平的基礎。能以如此踏實嚴謹、鉅細靡遺的態度來研治詞學，自然可以超越前人窠臼。

第三，他能結合史學的觀點來研究詞。由於老師認為文學之嬗遞有其承續的關係，因此極重視詞的發展歷史。他曾說過，一般文學史的缺失，大抵在詳於介紹「文學」而略於「史」。因此他講授清詞，是由金元明詞講起。在老師的《詞選》中，北宋初年的五大家是依晏殊、歐陽修、晏幾道、張先、柳永之順序排列，其實張先生於太宗淳化元年（990），晏殊生於淳化二年（991），晏幾道應與張先之子同輩，而《詞選》置晏幾道於張先之前，乃因小晏詞風與大晏及歐公相近，且同以小令為主之故。同理，歐陽修生於真宗景德四年（1007），在張先之後，但張先與柳永同以大量長調引入詞中，故以二人並列，凡此，表面看來，似乎是年代有誤，實則皆從詞史著眼。《詞選》、《續詞選》二書，正是老師以深入的眼光就詞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選擇而得的菁華，其中的特點有二：一在於將「成家」與「不成家」的作品分列，以避免遺珠之憾，另一則同時提供了老師對詞史的觀點，向後學提示門徑。此外，我們從老師晚年所開的課程「詞史與詞律」的名稱，也可看出他對「詞史」的重視。

因百師既是以如此謹嚴周全的態度治詞，自然就能通觀全面，不會失之偏狹；對於很多極具爭議性的問題，也能以宏觀的角度，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。例如詞的起源問題，向來衆說紛紜，老師卻認為其產生的因素是多元的，就聲音上說，固然與音樂有密切關係，但就文字來說，則與七言詩的盛行有關。因為詞在形式上的特質是句式活潑，以七字句來說，可以有「四、三」、「二、二、三」與「三、四」、「三、二、二」等變化，這些活潑而富變化的句式當然不是四言、五言所能比擬。上述的句式中，前二者稱為單式句，後二者稱為雙式句，而句式的單雙影響了節奏的快慢，再加上四聲的變化，就構成了詞的音樂性。因此，他認為詞之產生必然在七言詩盛行以後。基於這個體認，他主張將詞的發展歷史分為五期：一、萌芽期（中晚唐），二、發展期（五代、北宋前期及中期），三、成熟期（北宋後期、南宋），四、衰落期（元、明），五、返照期（清）。至於中、晚唐以前屬於胚胎時期，詞的生命尚未成形，只能算是由詩到詞的過渡。他認為溫庭筠、韋莊、柳永、蘇軾、周邦彥、辛棄疾、吳文英、張炎八家是詞史上關鍵性的人物。因為詞至溫、韋，才在形式、數量、內容上有了自己的生命，二家的風格迥異，也開啓後來婉約、豪放之端，因此功在於創始。柳、蘇則是詞由發展到成熟的過渡。柳永大量創造長調，開展了詞的形式；蘇軾則以其逸懷浩氣提升了詞的境界；皆有功於詞的發展。至於周、辛二家，則分別為婉約、豪放派的集大成者，在詞史上代表詞的完成。再至吳、張二氏，前者濃厚茂密，後者清空流麗，已將詞體發展到極致，自後作家，很難再有重大的突破，是為詞之結束。所以，因百師曾擬定題目，要撰寫「溫庭筠韋莊與詞的創始」、「柳永蘇軾與詞的發展」、「周邦彥辛棄疾與詞的完成」、「吳文英張炎與詞的結束」四文，以代表他整個詞學史觀，前二文在來臺以前即已撰成，後收入《景午叢編》，後二篇則因播遷來臺而中輟，此後一直未曾完成，殊為可惜。

再如五代時何以西蜀、南唐詞風獨盛，老師也透過史學的觀點而有獨特的見解。他認為唐末大亂，中原人士大舉逃亡，長江上游的人大多逃往四川，下游的人則進入江、浙，以今南京、杭州為中心。此二地區原本就環境安定，物產豐富，印刷業十分發達，再加上大量人才徙入，因緣際會，自然形成兩大文化中心。此種看法，也是前人所未發。

又如詞的定位問題，向來說法趨於兩極，鄙視者以之為小道，尊體者卻比附風騷，因百師則認為詞所代表的是中國文化陰柔之美，此種特質，一方面來自詞的本

身結構：詞的音樂以舒徐和緩者爲多，句法是雙式多於單式，語彙多半溫軟輕妙，表現手法委婉有致，情感則優美多於壯美，故已形成陰柔爲主的要件；另一方面，詞大盛於兩宋，而宋代文化的特色，則是表達出中國文化精緻、陰柔的一面。所以大致來說，詞只適用於抒情、寫景、詠物，而難用以說理、敘事，畢竟只是小道而已。但從另一方面來說，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」，蓋因文各有體，境界雖有大小，卻不可以此定其高下。所以老師認爲：前人稱詞爲「詩餘」，雖頗有貶斥之意，但是若從「詩所不表達的」或「詩所不能表達的」角度來看，「詩餘」二字，正足以代表詞的特質所在。

對於各別詞家方面，老師也能擺落舊說，有自己的見解。例如柳永，一般多以浪漫文人視之，對其詞作，也多只注意其風花雪月的一面。因百師卻能透過柳永的身世、心境，看出柳詞的內容其實有四類：除了寫兒女柔情外，還有羈旅行役之苦辛、都會繁華之描寫及登山臨水之感慨等。尤其登山臨水一類，氣格高健，更是柳詞中的極品。所以，他認爲不應透過寫情之作來看柳永，而應從寫景之作來看，因爲兒女柔情一類，多是柳永爲生活所逼，寫給歌樓酒館應歌用的，是故情感凡俗，方可得到世俗的共鳴；而登臨詠歎一類描寫秋景的作品，卻高華寂寥，這才是柳永讀書人真正的情調。再者，一般人在談到詞的發展歷史時，多將開拓之功歸予蘇東坡，因百師卻能注意到：若無柳永大量創作長調，在詞之形式上先行開拓，縱有蘇氏的逸懷浩氣，亦將無從施展；而除了形式之外，柳詞中如登高望遠一類、描寫都會生活一類，其實在內容上已較過去拓展了一大步。能有這樣的體認，對柳永在詞史上的地位，自然就能予以更持平的評價。再就蘇辛來說，一般多以其爲豪放派不重音律，此說陳陳相因，幾已深入人心。因百師卻發現真正音律精微的曲調，二人根本就不用，他們所慣用的，大抵是音樂性不甚高的調子，所謂的「不守律」，其實只是破法不同而已，而且多半是東坡，因爲他以餘事爲詞，對此自然不甚措意；至於稼軒，卻是本色當行，不但該守之律不逾越，有時甚且很講究音律。他舉出稼軒有十三首〈水龍吟〉，第一字均用仄聲（「聽兮清珮瓊瑤些」句「聽」字可平仄兩讀），其末句除「樂箏瓢些」外均作「仄平平仄」；又有四首〈太常引〉，其末句全作「平平去平」俱可證明稼軒非不守律。凡此，都是由於因百師踏實的治學態度，故能別出手眼。

此外，因百師也非常重視詞的音樂性，他認爲詞是一種音樂文學，雖然現在音樂亡佚，早已不能再唱了，但是先天的組合，仍然使它極具音樂性。因此老師講

詞，從來不像一般人只是解釋字面或賞析內在意境就了事，還要分析破法，辨別句式，說明領字和主腔，討論平仄四聲的優劣，還要我們學習把握朗誦的要領，從各個角度引領我們認識詞的音樂性。他說前人論詞，常常只注意詞的文學性而忽略它獨特的音樂特質，因此產生很多謬說，要我們引為殷鑑。詞為聲學，前人固已論及，但像因百師心中常懸此觀念，全面去看待詞者，則不多見。

以上所論，不過是因百師論詞的點滴而已，實在不能見其全面。可惜老師未及將他的詞學著作完成，這是我們的損失。老師曾有詩云：「將沈曉月傷心白，欲盡斜陽努力紅。」這兩句詩，可說是老師晚年心境的寫照。我想老師最感無奈的，就是時不我予吧！在近幾年中，雖然體力已大不如前，老師卻不斷在修訂整理存稿，完成了許多重要的著作；在教學方面，也是竭精盡善，誨人不倦，甚至在惡劣的健康情況下，還參加了博士班研究生的論文口試。但很遺憾的，老師有關詞學方面，不但很多觀念來不及寫，連《辛稼軒詞編年校注》、《辛稼軒先生年譜》等舊稿，都來不及重新補訂出版。然而這並無損於老師在詞學方面的成就與影響。事實上多少年來，臺灣許多大學的中文系，都在使用老師的《詞選》、《續詞選》、《曲選》作為詞學、曲學課程的教本，所以雖然天不假年，因百師已歸道山，但是我們深信老師的詞學仍將影響深遠，並在他數十年來辛勤培育的無數種子上發揚光大！